

华夏诗丛

花的诱惑

野 曼



新世纪出版社

华夏诗叢

花的诱惑

野曼

新世纪出版社

责任编辑：端本桥

封面设计：晋 拔

封面摄影：赵善广

尾花插页：叶夏萌

花的诱惑

野 曼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赣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印张2插页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册

ISBN7—5405—0338—6/1·49

定价：2.00元

作者小传

野曼，原名赖澜，广东蕉岭新铺人。1921年生。1938年参加中国诗坛社。1938至1940年间曾主持《中国诗坛》岭东刊分社，并与蒲风主编《中国诗坛岭东刊》。1941年初参加全国文协桂林分会。1942年至1946年间，曾与芜军主编《诗站》，与于逢、易巩主编《文艺世纪》，并与黄宁婴等编辑出版《中国诗坛》，以及主编《新世纪》文艺月刊等，并出版了诗集《短笛》。解放后曾在《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主持文艺副刊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广州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华夏诗报》总编辑，编审。近年来出版专著有诗集《爱的潜流》、《迷你情思》、《花的诱惑》，散文集《妻爱》，以及主编出版了蒲风诗选《六月流火》。此外，诗论集《诗，美的使者》，长诗《女性的光环》及诗集《浪漫的风》，也将出版。有的散文和诗，选进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的《诗集》和《散文集》，以及《中国新诗年编》等多种选集。

野曼的生平和创作经历，已分别载入了《中国文学家辞典》和六种《诗歌辞典》。

目 录

走向老练与深沉 (代序)

岑 桑

写在爱情卡上

花期·····	(15)
丰满·····	(16)
红颜·····	(17)
两个宇宙的组合·····	(18)
她 + 他·····	(19)
梦的复苏·····	(20)

花的诱惑

初春的印象·····	(23)
给落羽杉·····	(24)
透明的山野·····	(25)

扭曲的倒影·····	(26)
赠一朵冬菊·····	(27)
绿叶临窗·····	(28)
冬的信息·····	(29)
绿意·····	(30)
秋·····	(31)
失落的季节·····	(32)
初春的心·····	(33)
自然的旋律·····	(34)

鸟苑沉思

买·····	(37)
老人·····	(38)
笼里笼外·····	(39)
人鸟之间·····	(40)
笼中鸟·····	(41)
囚 + 囚·····	(42)
笼·····	(43)

海的回忆

海的回忆·····	(47)
我浮游于海·····	(48)

浪花之一·····	(49)
出海的感想·····	(50)
浪花之二·····	(51)
蔚蓝色的引诱·····	(52)

蜀 道 吟

飞的回忆·····	(57)
石林怀旧·····	(59)
没有句号的诗·····	(60)
峭壁情·····	(61)
碑·····	(62)
大山与瘦弱的脊梁·····	(63)
清音·····	(64)
清流如镜·····	(65)
山与佛·····	(66)
神圣的领地·····	(67)
屹立的巨壳·····	(68)
生存法则·····	(69)
造神者·····	(70)
失落·····	(71)
无题·····	(71)
同杜甫聚会·····	(72)
显赫的浪涛·····	(73)

哈尔滨童话

太阳吟·····	(77)
哈尔滨童话·····	(78)
呼兰河笑了·····	(79)
新的韵律·····	(80)
绿色的龙·····	(81)
湖底的秘密·····	(82)
绿的生命·····	(83)
皇与奴的脚印·····	(84)

苏醒的土地

路，在拓展·····	(87)
色彩世界·····	(88)
梦，苏醒了·····	(90)
奇峰突起·····	(92)
力量·····	(93)
特区的青春·····	(94)
药·····	(95)
白云琴声·····	(96)
说梦·····	(97)

鸳鸯楼.....	(98)
----------	--------

东 西 南 北

天桥梦.....	(101)
神说.....	(102)
诗星.....	(103)
在天堂门外.....	(104)
观舞.....	(106)
听歌.....	(107)
还是红尘美.....	(108)
并非洗红尘.....	(110)
爱红尘.....	(111)
庐山雾.....	(112)
访仙人洞.....	(113)
站在庐山会议旧址门前.....	(114)
不朽的书.....	(115)

昨 日 的 书 简

春天的会期.....	(119)
我是被征服了.....	(121)

我是快乐的·····	(123)
花朵和诗·····	(125)
爱·····	(127)

走向老练与深沉（代序）

岑 桑

“学跳舞越早越好，写小说越老越好。”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戏言。虽说是戏言，但也不无道理。跳舞要轻巧，要机灵，而且运动量大，当然是只有年轻人才干得漂亮的事情。写小说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这一点，优势就显然倾在了上了年纪的人们这一边了。

那么，写诗呢？

不是说“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吗？写诗，要善于抒情，懂得想象。年轻人感情丰富，思维灵活。古往今来，许多诗人年纪青青便以诗才鸣于世了。到了皓首之年，渐渐变得冷峻而严谨，诸多顾忌，放不开来，在诗的天地里，再也不复当年纵横捭阖的气概了。当

然，这只是一般而言，老诗人中宝刀不老，依旧情怀激荡，而且比往昔写得更多更美更堪称道者，还是颇不乏人的。野曼，我以为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野曼的老朋友，我自然是他的诗作的忠实读者。唯其是老朋友，对于他的作品我是从来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无论是私下谈心还是公开议论，我都直来直往，认为该褒则褒，该贬则贬，几乎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在谈到他某些作品的不足之处时，我往往直率得令他感到难堪，幸好他海量汪涵，不以为忤。要不，我们早就得“碰锅”了。

三年多前，野曼出版了选集《爱的潜流》，辑入了诗人自己几十年来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有代表性的诗作。我为他这个选集写过一些文字，说他早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好些作品确实真挚动人，堪称佳作；因为那些诗篇不是斧凿而成，而是诗人肺腑之情的自然流溢，如实写来，毫无矫饰。可是五十年代以后，他的大量诗作中可观者已不多了。这是因为诗人的情感和歌声都随了大流，失去自己的个性和真实的自我了。他往往把自己凝固在不得不

如此的视角上去洞窥生活的表象，去写一些不得不如此表达感情的东西。在他的好些诗作中，从技巧上看来无疑已圆熟老练得多，但当年涌荡于他诗行之间那股年轻人的灵秀之气、深挚之情，却淡化以至失落了。不过，在那时候，在那望望星空也会惹祸，谈谈草木也会招来没顶之灾的漫长时日里，象对于众多的诗人那样，对于野曼我们又能苛求一些什么呢？

定于一尊则不容个性，而没有个性就没有诗。幸好这已是昨天的事情了。

可怕的昨天过去之后，野曼又继续写了许多诗，一部分收入他1987年在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迷你情思》。在集子中的《昨日的思考》一辑中，诗人在坦呈了自己真实情怀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创作上的崭新风格。那里面，有欢乐也有忧伤，有怨愤也有期待，而更多的却是理性的沉思。

关于时间，诗人是这样咏叹的：

“那太多的伤痕也曾镀亮我的诗行/这也是时间的馈赠/它激励我奋起/以全生命把有限的时间填满……”

关于黄昏，诗人是这样吟唱的：

“黄昏/因朦胧而分外柔和多情/一切发

光体也因暮色而百倍光明/夕阳为它作彻底的燃烧/晚霞也为它展示壮丽的心灵/黄昏在孕育人间灿烂的日出/它的生命联结着万物欢腾的黎明”

野曼正是如此珍惜自己那在灾难之余有幸捡拾回来的时间，和以近乎悲壮的心情面对生命的黄昏。于是乃有了他这第四部诗集《花的诱惑》。

读着这些诗篇，我有一个奇异的感觉，仿佛有另一个野曼在晚霞漫天的时刻从天外倏然而至，其风格和气质，其思维方式以至表述情感的姿态都与昔时大相迥异，他分明是在深沉地思考着，在由衷地呼唤着，在真诚地倾诉自己的胸臆。对于诗人本身来说，这是一次遥远年代的复归吗？不是的。诗人比昔时深沉和老练多了。这是一次近乎奇幻的突变吗？不是的。这一切变化其实都有足迹可寻。仿佛从天外倏然而至的这位诗人，在我们面前变得陌生起来，只因为他的心灵已被松绑，一颗曾经被压抑和扭曲的诗心，如今已经可以比较正常地搏动了。

只有真正自由的心灵，才有可能产生真正感人的诗歌。

读过《花的诱惑》的大部诗稿之后，我对

自己的老朋友说：“野曼兄，这才是我所喜欢的诗！”

我喜欢它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请看《峭壁情》，写的是昆明西山龙门。诗人形容那索道仿佛是一条在悬崖绝壁上飘荡的钢线，在踩着“钢线”去观赏峭壁风光的时候，诗人吟唱道：

“我的心霎时冰冷到了零下/颤抖的脚印却发出了欢愉的光芒/我望见当年索道的开拓者/正在索道上微笑/劝探索者把这险情品尝”。

我喜欢它理性思辩的色彩。《显赫的浪涛》就是出色的篇章之一：

“山因险浪而雄奇/浪因奇峡而瑰丽/我穿行于汹涌的浪谷中/同时走进了雄奇的历史/我们多难的民族/就在险峡的绝处奋起/把无尽的惊涛骇浪/带给饱尝苦泪的儿女//。

也许更为动人的还是诗人对自己“黄昏”心态的剖白吧？诗人已届皓首之年，然仍昂扬依旧，“不待扬鞭自奋蹄”，那气概，那风貌，是很可贵的。集子里有不少关于老人心境的描写，《鸟苑沉思》一组，就写得十分深刻。诗人在这一组诗里描绘了公园里与鸟儿为伍的老人群象，并揭示了他们

无可奈何的消极心绪。诗人自己却别有怀抱，在不少以“老”为题的诗篇中，他反复显示了自己对于生命的黄昏的心境：

“我还要摘取一小片灿烂的晚霞/庆幸我领回了一幅残缺的天宇/生命因起飞的欢欣而升华/诗，也因生命的升华奔涌而至……”（《飞的回忆》）

正是这种怀抱和渴望，使得野曼不但没有成为鸟苑中的闲客，而且仍旧以激越的情怀向人间高唱他那唱不完的浩歌。心灵的自由虽则来得太晚，然而老诗人摘取的一片晚霞不也是缤纷绚烂的吗？

晚霞漫天，诗人啊，请不要仅仅摘取那么一小片，放手将之拥满胸怀吧！

（见1989年4月20日《广州日报》，
《文学评论专页》）

写在爱情卡上

